

沈師傅回來的一天

鄭克西 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目 錄

奇蹟在英雄的勞動中產生（代序）	一
旅 途	三
沈師傅回來的一天	三四
第一次競賽	三四
混凝土拌和機開動了	四〇
他倆快結婚了	四六
哥哥和妹妹	五九

奇蹟在英雄的勞動中產生（代序）

我離開鄭州的那天夜裏，正下着細雨，可能要下雪，鄭州的冬天已經來臨了。但是我的心裏却是暖呼呼的。八個月來，我一直生活在鄭州市，生活在基本建設大軍的行列中，我感覺到鄭州彷彿永遠像春天一樣的給人以熱力、興奮和新的生命。

目前鄭州已有五十多個基本建設工地正在施工，在蘇聯專家親自指導與操作下建立起來的自動化的鄭州電廠已經發電了，它將源源不絕地供應全市工業和基本建設的用電；國營鄭州第一棉紡織廠已於十一月十日完成主廠房結頂任務，機器安裝即將開始；市內自來水公司已建成，現在緊張地進行埋設水管工程；從市內通往基本建設工地（或未來的工廠區和文化區）的幾條大馬路正在修築，新的建築物一天天地增多，城市的面貌每天改變着。

鄭州是一個英雄的城市，在『二七』大罷工時，曾經出現過這樣一些英雄，他們爲着革命而慷慨犧牲，決不向軍閥吳佩孚屈膝。每一個河南人民都可以告訴你：一九

四三年的春天，河南發生了大旱災，國民黨反動官吏、地主惡霸、糧食商人，趁火打劫發了財，而數百萬人的生命却被吞噬了，無窮盡的災民沿着平漢、隴海綫向鄭州市匯集攏來尋求活路，但鄭州市本身却在死亡着，城市沒有給人民以活路，無數的災民餓斃在街頭巷尾，餓斃在反動官吏、富商大賈的住宅門前，餓斃在美國人設立的施粥廠門口！……

據國棉一廠工地二工段團支部書記鄭藍雲同志告訴我，災荒年間，他家住在塔灣（在鄭州市內），全家人餓的沒有辦法，把枕頭裏的穀糠都吃了，他父親到對門地主家的菜園裏剝榆樹皮吃還給打了出來，後來他的小妹妹餓死了，他母親和他父親商量着要把他的媳婦賣掉，他母親的意思是賣了總比餓死強。誰知這消息給他媳婦銀鳳知道了，銀鳳哭了一夜說：『要死也死在一起，決不離家！』他母親傷心地決定把自己賣了，換回四斗高粱說：『你們拿這種食活命吧！好死不如惡活，終有個盼出頭的日子。』他母親賣身到陝西某縣，鄭藍雲自己也一路上要飯到了西安。

這些都是河南人民永遠忘不了的。

一九五三年春天，離開那個黑暗的一九四三年已經有整整的十年了——我從開封搭車到鄭州去，在列車上，我的一位鄰座——他是開封縣的一個農民，第二次去鄭州

一個基本建設工地看他的兒子——熱心地向我宣傳鄭州市迷人的遠景。他告訴我：鄭州將要建設起許多大工廠，還要修築一條南接車站北達黃河的『百里大街』。經他一引，插話的人就多了：有的說鄭州將來是水陸大碼頭；有的說隴海鐵路可以直通蘇聯；有的說三年治淮已使淮河兩岸年年豐收。當大家談到開發伏牛寶山和治服黃河的偉大理想時，我發覺他們都是紅光滿面，樸實的臉上帶着微笑。和我坐在一起的有一位榮譽軍人，一位老農民，一位中學生，有時他們也爭論得厲害，彷彿他們真已看見了從伏牛山開發出來的各種珍貴的礦砂和黃河上游規模宏大的水力發電站，以及鄭州市的巨型工廠。

生活在鄭州八個月，我想起那些可敬愛的老鄉和同志們的話雖然有些誇張，但我深一層地了解了我們的人民爲什麼一談起將來，總是如此地興奮。有時候我從基本建設工地到城裏去。每當我走到京漢、隴海兩綫交叉口的時候，我總要站在那裏看看往來頻繁的列車，久久地不忍離去。黑暗的年代已經遠去了，轟鳴着的列車裝載到鄭州市來的已不是奄奄待斃的災民，而是參加國家建設的勞動大軍，或者是各種建築器材。當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有幾節專門裝載汽油的列車停歇在鄭州車站的時候，我是這樣地激動，才知道隴海鐵路已經通車到蘭州了。

假日，我總要到城裏去，我特別喜歡華燈初上時分的鄭州市；街道上人山人海，娛樂場、小吃館和百貨商店擁擠不通。過去橫貫全市的臭水溝，現在已是全市最漂亮的『解放路』；過去英雄們策劃『二七』罷工的破戲院，現在是一座高大莊嚴的紀念堂；『二七』烈士被殺害的地點，現在是一片美麗的大花園，將來還要建立『二七』紀念塔；過去的一片荒場，現在是一座景物秀麗的人民公園……舊的生活已經逝去，新的生活已經開始。

國慶節的第二天，我到塔灣去訪問鄭藍雲同志的家庭。對着他家門口，正建築着一大片紅色的新房子，鄭藍雲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說：『這就是那個地主的菜園子，土改時沒收了，現在蓋的是鄭州電力工業學校。』忽然他又補充了兩句：『俺女人在裏面當工人，學校蓋成了，將來一定讓孩子去裏面上學。』他母親年紀已經很大了，她是在鄭州解放前一年因受不住地主家的苦逃跑回來的。人瘦瘦的，想是年輕時苦頭吃的太大。鄭說：『媽不識字，可當上了讀報組長，每天到讀報時候，媽先泡上一壺好茶，備幾個細瓷茶杯，然後再把人招呼齊了讀報。』

鄭藍雲同志全家八口人，現在父親在家種地，鄭藍雲自己在國棉一廠工地工作，他愛人在電校工地當工人，他兄弟在電機工地工作，他妹妹在國棉二廠做細紗女工，

弟媳婦在市生產合作社當落紗女工。

我曾在鄭州第一棉紡織廠工地和數千建設大軍共同學習、共同工作、共同前進。如今離開了他們以後，即使閉上眼睛，我腦子裏還不時浮起他們親切的影子：工地黨委書記張健同志，在部隊和農村工作了二十多年以後，忽然有一天黨要他來領導基本建設工作了。不懂，怎麼辦呢？他有一天感嘆地對我說：『在農村工作，有時我們只要聽一下彙報，召開幾個座談會，有必要再親自深入了解一下，我們就敢於向縣委發指示了。可是這裏，不行！我來了七八天了，就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後來他又說：『艱苦是艱苦，不學習是不行的，好在搞我們這項工作的人，情況是會分析的。』黨委會成立二十多天以後，黨委就作出一系列的措施，職工中的混亂思想與施工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初步地被克服了。

我曾經和馬德山同志一起工作過個把月，他曾經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個砲兵隊長，右手殘廢了，頭部和腰部都負過傷，現在當了技術保安科的副科長，到職那天，他苦笑着對我說：『真妙，叫我這個殘廢軍人來搞技術保安工作，要對全體職工的人身安全負責。』後來他又說：『不懂，要鑽進去，多找找有關技術保安的參考書，多討教討教老工人。麻煩的就是精神太壞，白天工作一天，晚上躺在牀上腦子就痛。』

（他頭部會開過三次刀）目前，工地主要上建工程已完成了，但是沒有發生過一次死亡事故。他說：『我在戰爭中負傷了，還有很多親愛的同志貢獻了自己的生命。這是戰爭呀，是和敵人作鬥爭。但是在建設中，就完全可以而且應該避免任何傷亡事故了。我想領導上派我搞技術保安工作是有原因的。』

在基本建設工地，像張健同志和馬德山同志這樣『外行』的領導幹部是很多的，他們有的曾經是老紅軍、軍分區司令員、市長、縣委書記、縣長、區長、部隊指導員、機關幹部……。張健同志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現在是新兵打新仗！』但事實證明，這些新兵們是經得起考驗的，他們很快就會變為基本建設戰綫上的老手。

我真不知該如何來歌頌那數千名工人同志們。我父親是個木匠，我的長輩親戚中也有不少當泥瓦匠和油漆匠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們經常是帶了把鋸子斧頭，或者是一把瓦刀，和一個小徒弟跑遍水陸碼頭。他們有的時候吃吃喝喝，但也常常是連回家的盤川都沒有；他們的工作方式是三五個人的，最多也不會超過三五十個人。

但是往日的印象和今天在建築工地所看到的動人的場景，再也對不上頭了。成千成萬的建築工人組成了一支雄偉的建設大軍在一起戰鬥，平行流水作業使每個工序緊緊地聯接了起來。夏天，他們在烈日底下工作；雨季，他們冒雨搶救工程和物資；目

前嚴冬快來了，他們却正在爲冬季施工準備工作。

木工凌榮林同志，我們在冬訓班的時候就在一起生活和學習，是一個從來不會發脾氣的人。但是在才開工的時候，有一天正吃午飯，他却氣呼呼地拉着我的胳膊說：『老鄭，替我寫篇稿子到「鄭州日報」登登。』我一打聽原因，原來他有一項節約木材的合理化建議提交木材加工廠，他這項建議可爲國家節約約一千萬元價值的財富，並且工程質量還可以提高。但加工廠領導不加考慮地回答他：『找工程科！』他找到工程科，工程科一個負責的工程師說：『找經理室！』他跑到經理室，一位經理爲難地說：『你的建議不錯，我們得和北京領導上研究研究！』凌榮林氣得飯也不想吃，說：『雞毛蒜皮事情都要找北京領導上，不如把北京搬到鄭州來算了！』他忽然又問了我一句：『你說，我們工人是不是當家作主了？』我反問他：『你說呢？』他憤憤地說：『我說沒有。提了合理化建議，別人不理不睬推三推四的，這算當家作主麼？』我說：『你爲什麼不把這些話當面向那位經理說呢？』後來他果然又去找了經理幾次。過了幾天我問他，他說：『經理說，不必請示北京了，就照我的建議辦。』我問他：『工人當家作主了沒有？』他不好意思起來：『那還用說！』

在鄭州第一棉紡織廠工地，像這樣對國家建設事業有高度的強烈的責任心的工人

是很多的。

混凝土工段吉元小組曾經參加過偉大的荊江分洪工程，全組曾集體獲得紅旗，股吉元還榮獲甲等勞動模範的稱號。有一個時期我曾經和他們一同學習，一同製訂生產計劃。我發覺他們全組每一個人都極喜愛穿那件已經褪了色的、有的已經縫補過的、上面印有『荊江分洪』四個大藍字的襯衫。每當他們談起在荊江分洪的那一段日子，他們的話就說不完了。『哼，在荊江分洪的時候，我們可有勁了，有一個隊向我們挑戰說：『站在黃山頭，江水日夜流，哪個來應戰，叫他回漢口（即戰敗了無臉在荊江）。』口氣不小，紅旗可給我們奪來了。』『這裏的工作算什麼！在荊江分洪的時候，再大的雨，再爛的泥巴也幹工作，那時候苦多了！』股吉元小組在主廠房工段一直保持着先進小組的稱號，成為別的小組學習的榜樣。張福生小組第一天來到股吉元小組同一施工組，就對股吉元說：『我們要向你們先進小組學習！』其實呢，張福生對他的組員說：『他們是先進組，我們要趕上他們！』股吉元也對他那一組人說：『人家在向咱學習，可不能落在他們後面。』他們就一直在一個施工組工作，他們的工作定額曾達到全工地最高紀錄。

榮譽成為全體工人努力追求的目標，榮譽心成了推動工作的力量。朱新勝小組是

從鄭州郊區南小區來的農民，才來的時候，他們中間有些人『幹不幹、拿工錢』的思想很嚴重。但是在技術工人的忘我勞動的影響下，同時他們也記起區長對他們說的：『我們南小區的趙黑孩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全省農業生產的旗幟，你們去工地做工，也應當成爲工地的旗幟。』在主廠房結頂工程中，他們担任吊預製屋面板的任務，吊裝數從每天一百多塊提高至五百九十一塊，提高工作效率四倍多，超過定額一點七倍。他們的工作成爲推動前面、帶動後面各種工序的動力。

基本建設給近郊農村面貌帶來巨大的變化，有些農民從地主手中取得的土地需要交給國家了。『喪失土地』這個概念在農民心目中是有着血淋淋的回憶的，除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大旱災被地主乘機掠奪了大量土地外，老一代的人更可以記得，帝國主義在中國修築鐵路曾使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國民黨反動派修築飛機場毫無代價徵用農民的土地。可是我們的工業建設却爲農民帶來無限幸福。國棉一廠徵收舊莊的土地是完全付了地價的，而且連房屋樹木都折價賠償。喬莊二十戶農家，現在就有十二個勞動力在工地做工。就以劉同德來說吧，他和他兄弟都在工地當工人，他弟媳婦前兩個月就去上海紗廠學習去了，以後還要回國棉一廠做工。有一天我跑到新喬莊去拜望劉老太太，我說：『老太太現在還想買地不買？』劉老太太沖着我笑道：『不買地了。他

兄弟倆，俺兒媳婦都當工人了，俺家成了工人階級了。」

鄭州市在飛躍地前進着，它正在一日千里地改變着它的面貌。在萬分激動的心情中，我們不能不特別地提到蘇聯對我們無私的援助。新電廠的建設，從設計、施工到機器安裝，無一不是蘇聯專家親自參與實際操作的。專家們不但幫助我們建廠，而且還把先進的技術教給我們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二十五歲的青年技術員蔡飛雄是一年前才跨出大學校門的，在專家那烏木金抓住手的教導下，已經成爲出色的「爐牆專家」了。在爐牆工程完成那天，專家興奮地說：『現在你們也有自己的專家了！』在慶祝國慶節的晚上，市府歡宴蘇聯專家，在宴會上我們舉杯感謝專家的幫助，可是專家們却想起了我們爲祖國工業化而頑強工作和學習着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專家薩皮洛舉杯祝賀：『爲中國工人階級乾杯！』

國棉一廠工地有兩座雙曲綫薄型磚拱頂倉庫，這是蘇聯專家根據中國目前缺乏鋼材與木材而利用中國古式拱型橋樑原理而設計成的，它的好處是既節約鋼材木材，節約成本一半，而且具有民族風格。有一次張善臻工程師激動地對我說：『我們很慚愧，拱型建築是我們祖先發明的，但是我們沒有能力接受加以發揮創造。結果還是由我們的蘇聯友人接受利用了。』

下了幾天雨，鄭州四郊的麥子已經發青了，像鋪上一層綠色的毯子，望不斷的電綫杆大踏步地從田野裏跨到基本建設工地去；高壓綫在寒風中歡唱着；火車、汽車、騾馬車、架子車、手推車像流水樣地裝載着建築器材流向各工地。在工地，新的建築物一天比一天增加，建築材料推積如山，建設大軍正在進行緊張的勞動。到明年現在，一座座現代化工廠、政府機關辦公大樓、職工住宅、醫院、學校、文化宮、劇院，將次第落成，街道將增多了，新的、更大的基本建設工地將比現在更多！

在我們兒童時代，老人們常常喜歡對我們講神燈和魔戒指的故事。據說，有了神燈和魔戒指，只要在一夜之間就可以在平地上造起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來。今天看來，這已經不是什麼神話，奇蹟正在英雄的勞動中產生。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關封

旅 途

火車頭『鳴——鳴——』的叫喚着，車上的廣播員向旅客道別。列車的速度慢了下來。車站上播放着動聽的音樂在歡迎下車的旅客。

馮志蘭一手提旅行袋，一手拿着網綫袋步出車站，往西去的車還得等七個鐘頭，候車室又擠又亂又熱。

她走進一個小茶館，小伙計給她找了個座，泡了杯滾燙的好茶。茶館裏人不多，兩邊放着的十來張帆布躺椅，有一半是空的。她半躺在柔軟的帆布椅上，真想好好睡一會兒。突然門外走進來一個人，那個人身材高大，闊臉膛，穿一身褪色的軍服，只在左胸前有一小塊長方形的地方還沒褪色，那大概是過去掛『中國人民解放軍』符號的地方，沒有問題他是個轉業軍人。胸前掛着一塊金光閃閃的抗美援朝紀念章，還有一塊馮志蘭不認識，不過從彩色綵帶看來，一定是一種勳章。那人揹着個綠帆布包挺威武的走進來，在她旁邊一個座上坐下，當他吸煙的時候，她發覺他很艱難地劃着火

柴，右手特別的瘦小，幾乎連火柴匣都拿不住。馮志蘭懷着深深的敬意想道：『是一位在槍林彈雨中負過傷的英雄，現在大概是傷愈回家去的。』她立刻想起光榮的去朝鮮前綫服務的醫務工作者，要是一年前組織上也批准她到朝鮮去，她不是也可以爲這些英雄們服務嗎？說不定也會得到一枚勳章呢。

『同志，你是從朝鮮來的吧？』馮志蘭由於一種好奇心問起那個軍人，同時她又因爲自己這樣冒然問一個不相識的人，感到有點羞怯。

『我回國已經一年多了，一直在休養院躺着，出院後回家了一趟，昨天才離開老家。』那個轉業軍人原來叫馬平，他並沒有感到馮志蘭問的突然，很平靜地回答了她。

『喔——從老家來，好多年沒回去了，家裏人都好麼？』她裝做很老練似的說。馬平看看馮志蘭漂亮的小孩似的臉，忽然輕輕地笑了起來。

『從華北到東北，從東北到海南，從海南又志願出國到朝鮮，打了那麼十來年仗以後，家裏可真大不一樣了。』接着他就生動地敘述他老家的新氣象，從土地改革前後一直談到目前的互助合作運動。馮志蘭是在城市長大的，從來沒有去過農村，加上馬平生動地敘述，所以她聽得非常有趣味。

『你是個才從大學畢業的學生吧！』

馮志蘭點點頭，心裏想：『你怎麼知道？』

馬平指指她身邊的網綫袋，『你媽媽和你的長輩們送你的禮物真不少。』

『你還不知道呢，媽媽一聽我去西北工作，她老人家一定要我帶三條棉被，新做的一條足足有七八斤重呢！媽媽還說：『你不聽說，到北方凍死你！』』大概旅途中的旅客都容易一見如故的，她一點也不害羞了，她與馬平越談越興奮起來。『你在部隊是擔任什麼職務呢？』她又好奇地問。

『是營教導員。』馬平撫摸着他的右手背，帶着一種親切的感情回答。

『你的右手是不是殘廢了？』

『腕骨打碎了，神經也打斷了幾根，沒有什麼作用了。起先我感到很痛苦，後來也就沒什麼了。我這兩天所担心的就是到基本建設工地搞不好工作。』

馮志蘭睜大了眼睛，感到很驚奇：『你也到基本建設工地去？』

『好比一個船夫，在汪洋大海航行慣了，現在却要我上岸趕大車，一切都得從頭學起。』馬平接着說道。

馮志蘭似乎因為遇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旅伴而高興得笑了起來，笑得那麼毫無顧

忌，甚至把幾個瞌睡着的旅客都給笑醒了。

『毛主席不是囑咐過我們：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快要閑起來了，不熟的東西將要強迫我們去熟悉它。』馬平伸出健康的左手說。『在休養院的時候，我曾強迫我的左手學會寫字，現在我又要用我的頭腦去熟悉有關基本建設的東西了。』他感嘆似的停頓了一會；『其實，保衛和平和基本建設都是爲了同一個目的，爲了社會主義前途，爲了讓人們生活得更好。』

馮志蘭顯然被馬平所說的話感動了。她喝了一口茶，她突然自己也感到驕傲，她也是到基本建設工地去的呀！不同的是：她從來沒有參加過戰爭，當馬平他們在與國內外反動派作戰的時候，她正度着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時期。她父親是個木匠，姊姊正當她上初中的年齡就進紗廠做工了，解放前，父親好不容易勉強使她讀完了高中，解放後由國家供養她讀完了大學。此刻她望着馬平那隻收縮得很小很瘦殘廢了的右手，她像孩子似的眼中掛滿了淚花，她第一次這樣深刻地感覺到，在她的大學時代，她能够在明朗的教室內聽課，在安靜的圖書館內閱讀，在設備完善的實驗室裏做實驗，在陽光明媚的校園中散步，在宏大的禮堂內開青年團員大會，在俱樂部參加聯歡，這一切美妙幸福的生活，是由於有無數的志願軍戰士在朝鮮前綫的槍林彈雨中，在潮濕寒